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三七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人啟事

王袁樹叔（乳名貴么）湖南臨澧縣人，一九三四年八月參加紅二方面軍六師師部警衛連，抗戰以後到一二零師三五八旅六團工作，自一九三九年在黨中見面後，就不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家中來信數次，要我打聽你的下落，希見報後即與我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費神寄信告知，感謝不盡。來信寄晉綏軍區衛生部轉我即可。

姪王豪（乳名祖春）

分紅啓事

二分區教導營（原隨營學校），一九四六年度農業生產分紅，現已評出等級，該項佣金，希四六年度從本部出去的同志們前來五寨城本部領取紅洋爲荷。

教導營分紅評委會

自衛戰爭空前大捷

山東我軍殲敵五萬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四日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在山東會戰中，首於北綫在六十五小時內，殲滅蔣軍五萬，獲得自衛戰爭以來之空前大捷。據華東人民解放軍總部第十一號公報稱：我野戰軍自二十日晚至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在魯中萊蕪以北地區，反擊進犯蔣軍，一舉殲滅蔣軍兩個整軍（轄六個師）及一個整師，共七個師。這是我軍掌握戰略主動自動放棄臨沂後的偉大收獲。蔣介石不戰而得臨沂後，曾大肆叫囂所謂「勝利」，並企圖與濟南綏署副主任李仙洲所部，南北夾擊我軍於魯中山區。經此次反擊，李仙洲指揮下之蔣嫡系七十三軍軍部及所轄之十五師、七十七師、一九三師（按該軍於一九四五年曾受美軍事訓練，全部爲美械裝備，去年六月由徐州空運濟南，積極從事內戰），四十六軍軍部及所轄之新十九師、一七五師、一八八師（按四十六軍即整編四十六師，爲原桂系十六集團軍夏威部所改編，去年十月下旬由海南島運抵青島）及十二軍之新三十六師，共七個整師，連同李仙洲總部，總計五萬餘人，全部就殲，並收復新泰、萊蕪、吐絲口鎮等重要城鎮數十處，取得了山東會戰第一階段的全勝。被殲俘蔣軍之人員、武器，容於近日向全國人民公佈。

靜樂在黨校學習幹部控告

蔡家莊地主武云維

竊奪村政權欺壓群衆

（本報訊）靜樂在黨校學習的幹部，讀了一月十九日本報刊登保德下川坪被惡霸統治四年的消息後，於一月二十五日特致書靜樂領導同志，認爲在靜樂六區蔡家莊亦有同樣的事件存在，覺得有急待研究和糾正的必要。信中所舉蔡家莊的事件如下：

蔡家莊地主武云維，曾於搗鬼，外號人叫「鬼七二」，有好地六十多垧，抗戰前有三頭驢子、僱工三人耕種，自己不參加勞動，抗戰開始爲逃避合理負担，將地租出，新政權建立後，爲抵抗減租，不出租地了，自己不勞動，用一個佃戶給他夥種地。四一年因要減租，又變經營方式，除將地分給他胞兄耕種一部份以外，餘皆荒了，從此以後，他就被劃成中農成份了。三九年武云維當過頑固突擊隊組織之自衛隊隊長，四〇年即混入行政機構，担任財糧組長與糧秣委員，後又將柳村寺、榆樹掌、南峪諸行政村公糧也集中到該村由他保管。他利用合法的工作條件，爲非作惡、欺壓羣衆，其罪惡事實，大要有這些：

拉攏區幹部 打擊村幹部

四五年副區長高升富下去工作時，武云維即抓住了他好吃的弱點，給他大吃二喝，僅西瓜一項即給買過八十餘顆，雞蛋也給買過很多，這樣取得了區長對他的信任。武云維又收買糧秣站長陳克奎，用公糧給他買下兩垧平地，六區某負責幹部之一，也是受他拉攏的一個。他取得上級信任以後，就打擊村幹部和積極份子，達到掌握村政權的目的，該村積極份子張二臉，本質上很好，因串過門子，就被他引爲藉口來打擊，又因敵人捉去了村幹部，就誣告說是他報告敵人的，給戴上特務帽子，農會秘書武維則，因縣府發放的貸款未即時發出，適遇敵人出發，山水洪流；武壽上貸款從街上過河，被山水把款刮走（還有證明人），武即抓住這點發報區上，說是武維則把貸款貪污了，區上未切實調查清楚，聽了一面之辭，就決定給武維則以處分，並要賠出貸款，武維則被迫賣了五垧好平地（後還欵未賠），因此老婆和他鬧不和，後來離了婚（這是武云維的孫子武正海挑撥的），直到現在武維則還沒老婆，經常的哭。曹馬駒是陝西移來的難民，爲人很正派，後担任村長，工作很積極，羣衆擁護，去年因公糧不公，反對武云維，武即找空子報復，挑論說馬駒母親接待一個男人（實際上是招的男人，馬駒就是這人養大的），說馬駒沒有負了改造二流子之責，他家就是二流子，於是拉攏區幹部王良領導將這個男人捆出來，鬥爭了一氣。並揚言說：要刺殺馬駒，後不久馬駒果然就死了，死的不明，現馬駒女人發瘋了，只留下一個母親，一個小兄弟，全不能勞動，生活很苦。據說王良向縣委報時，卻說馬駒是壞幹部擁護了。

武云維藉保管公糧的機會，區村幹部只要潮個口，就拿公糧給你買，並經常拉引幹部遊破鞋。武云維用這些活動手段，大胆的欺壓羣衆，貪污糧欵，爲非作惡。

一手遮天 欺壓群衆

武云維任糧秣委員時，在秤上要鬼，收一斤出半斤，秤外吃利，武受斤交廿六斤麥子，結果秤下十三斤，像這樣的事多的很，羣衆都知道，且反對很厲害。至於拿公糧給自己搞生意買臨縣的布、鹽等更是經常的事。細米溝夏徵小麥時，武長登（中農）和馮年兒夥種兩垧麥子，武云維給每人就記了兩垧，武、馮不同意，就要捆起，說思想交不起公糧，鐵武云維在連陰雨天裏禁閉在水坑洞內二十天，這些禁閉吊打的事很多。全村婦女被其姦污者六七名，拿公糧給他經常逛的一個破鞋買下好幾垧坪地。在組織變工中，武在大會上威脅羣衆說：「誰要不參加了，誰線地丟了東西就和誰說哩！」羣衆害怕都參加了變工，他即從中佔便宜，他家不參加勞動，臨時到地裏走上一晌，也算一個工，他的十二三歲的兒子是個嬌養子，到地裏好歹動一下，也得給頂一個工，但好勞動的史文兒婆姨，每天能割一百多捆莜麥，也只計一個工，羣衆很不滿意，也不敢怎樣。他拿上自己的油籽到武愛平油房裏榨油，說是區上的油籽，八路軍的油就不叫扇餅，結果榨了好幾秤，都是給自己榨的。武愛平不滿意，又看見武公糧不公，就給武云維提了幾個意見，結果他向八區幹部好助理員報告，說武愛平是特務，派民兵將武愛平送到縣公安局禁閉了四個月。由交城移來的張寵頭子，拿錢到村居住，他經常派頭放帳，並背地說了兩句不滿意的話，就送到區上，劉區長打了張寵頭子幾個耳光，禁閉了四五天。尹家莊尹來子移住蔡家莊，一天晚上丟了三斗谷米，武云維就說寵頭子弟偷了，吊起來打的死去活來，被逼承認賠償。

要求靜樂縣領導同志 負責發動該村群衆 徹底清查該村問題

於列舉以上事實後，信裏強調指出，很多武云維的罪惡，還僅是一個同志所了解的一點點。接着他們向靜樂領導上提了幾個意見：

一、武云維雖不是一個很大的地主，但其政治上、經濟上獨霸一方，壓制羣衆，是很厲害的，又有計劃的抵抗政府的政策，但我們幹部沒有看出武的陰謀，並受其拉攏，將他劃爲中農成份，直到現在土地還未分散，而以變相方式保存着，我們意見應到該村復查，充分發動羣衆解決他的土地問題。

二、武云維之敲詐勒索羣衆的事，應發動羣衆進行清算，我們初去，羣衆不一定敢講，故應派堅強的幹部，去虛心的聽取羣衆意見與要求，把羣衆發動起來，並將我們幹部過去非法買到的土地，退還羣衆。

三、因受武云維誣害的幹部、積極份子所受的處分，應重新了解一下，過去處理的是否適當，不合適的應予以糾正。

四、受了損失的基本羣衆，丟了貸款因而被逼償、賣地、離婚的，應給予可能和必要的照顧，特別是死掉的馬駒同志是一個很好的幹部，他的家屬，要給予救濟。（編者按：馬駒致死的原因及其詳情，應深入研究清楚。）

平汾地方武裝

積極襲擊搶糧閻軍

游擊隊從敵據點救出被抓婦女

（新華社呂梁二十四日電）平介、汾陽地方兵團、民兵游擊隊，積極打擊搶糧閻軍，並深入敵據點內搶救被抓夫的男女青年，八日上午，平介榮家堡閻軍九縱隊二團二百四十餘人，帶大車九輛，小砲一門，出發到杜家莊一帶搶糧，我某部與敵激戰數小時，敵傷亡九名，小砲被我彈片擊壞，失去了作用，在追擊中，我生擒閻軍一名，繳獲砲彈五發，手榴彈十個。十七日閻軍三百餘人，從平介三區王郭村經南北岳村、趙家堡肆擾，我民兵戰鬥隊即在兩村之間展開阻擊，敵仍向原路竄逃，死一傷二，羣衆食糧一顆也沒受到損失，十六日，住汾陽北廊村（城北一里）敵人到西陳家莊（城東北十里）搶糧，因羣衆事先發覺，向村外轉移，敵人撲空後，企圖報復，到處進行搜索，將十二個尚未逃走的青年女人抓至北廊村據點裏，百般侮辱，並向村中訛詐，每個女人要出一石麥子，始行放回，四區游擊隊弄清情況後，次晚，由薛光同志領頭衝進據點內，霎時間，將十二個女人從高樓上救了出來，她們內心裏感謝游擊隊的功勞：「沒有你們，我們將會被可恨的勾子軍糟蹋死。」（谷曼）

（新華社呂梁二十五日電）九分區地方武裝、民兵等積極活動打擊敵人。汾西安平村敵保安十四團百餘人，於五日遭我襲擊，斃傷三名，繳獲步槍三支，子彈百餘發，手榴彈十個，十五日，敵洪趙保安大隊又遭我之襲擊。俘敵十一名，斃傷七名，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十支。（谷曼）

我六分區某部

半月殲敵二百餘名

（本報訊）軍息：六分區某地方武裝於近半月中（從五日到十九日）於邊緣區擊退閻軍數次進攻，共斃傷閻軍五十二名，生俘一百六十名，繳獲砲一門，輕機槍七挺，步槍八十二枝。八日，某縣游擊大隊在徐家寨伏擊由關城鎮出犯之閻軍「自衛隊」七十餘人，戰鬥半小時，將其大部殲滅。十日，忻縣閻軍四十師三團一營五十餘到播明搶糧，被我全部殲滅，次日，我某部設伏於平社附近與掩護修路之閻軍二〇一團三營發生戰鬥，乘勝追擊，殲敵五十餘。十八日，在暮莊伏擊到下社之閻軍保安十六團四十一人，將其全部消滅。

五分區各領導機關

五百餘名幹部下鄉

（新華社綏蒙二十五日電）五分區各級領導機關抽出五百餘名幹部，組成工作團或工作組下鄉進行土地改革，各訓練隊及學校師生均掀起下鄉發動羣衆的熱潮。各縣領導機關除留個別幹部照顧日常工作外，其餘各部門主要負責幹部均深入各區村協助工作。（甘）

隰縣下田莊土地改革中

領導上缺乏階級觀點 錯用「抽肥補瘦」侵犯中農

（新華社呂梁二十五日電）隰縣五區下田莊，在今年一月發動羣衆進行土地改革過程中，由於領導上沒有正確的掌握政策，特別是在實際工作中，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錯誤地變爲毫無階級觀點的「隨便調劑」，嚴重地侵犯了中農利益。工作組到達該村後，沒有首先適應羣衆的迫切要求，進行反惡霸反負担不公的清算。沒有向作惡多端的閻僞人員，進行政治的經濟的鬥爭，解決土地問題，而是在下田莊簡單的召開了三個會議：「貧僱農會議」、「中農會議」、「貧僱農積極份子會議」。在第二天晚上便召開了羣衆大會，宣告土地改革已經初步完成。最錯誤的是在中農會議上，不是徵求中農對土地改革的意見，而是向中農要地，文天元、文貞靜、文保靜等八家中農以「獻地」名義，拿出好地一百二十九畝，中農文貞靜，一家五口人，又是統購，有地九十畝，結果「獻出」地六十畝，引起中農的極大不滿。在拿走中農好地後，又拿壞地給貧農家中農補，中農都不接受。但工作組沒有進一步立即檢討原因，反認爲他不進步也就算了。把發動羣衆進行土地改革，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羣衆運動，變爲不發動羣衆，簡單了事的「調劑土地」。現經上級領導的說服發覺後，已予糾正。

算一算！

幫過幾個貧苦群衆翻了身？翻了身的是群衆還是幹部？

岢嵐擴幹會檢討羣衆觀念

（岢嵐訊）這次縣擴幹會上，發動幹部檢討爲羣衆服務的思想，最初大家充滿了自滿的情緒，認爲「給上面」做了不少事情，誇耀自己的功勞，說到幫助羣衆翻身，就說沒翻身的都是些灰鬼，水峪貫村長盧花仁說：「我們村裏有三戶人家，每年都給發貸糧貸款，但他們始終翻不起來，咱也沒辦法了。」根據幹部這種思想問題，大會就提出了兩個問題，讓大家討論：一、究竟我們幫助幾戶貧苦羣衆翻了身？二、羣衆和幹部究竟誰翻了身？一檢查所有到會的一百卅多個行政村幹部，只有七八個沒有翻身，而羣衆翻身的則非常少。如三井一百八十戶，翻身戶只有四十六家，其中還有十四戶是幹部。

從具體的比較中，啓發了幹部進行深刻的檢討，大家深深感到過去做工作只是爲了完成上級的任務，並沒有想爲着本羣衆謀利益；並只自己翻了身，就抛不開貧苦羣衆。二區區幹部賽本羣同志說：「我在娘娘廟搞戰鬥，每家都跑了，就是不去呂永計家，他窮的四五口人住一眼窰，豬也餵在一眼窰，一營地，一捲門就是一股臭氣，有一天見他媳婦子下來揹碾子，穿的破褲子，我和另一個幹部還笑他說：『看鄉幹部選出來做甚來了？』現在想起來，羣衆沒褲子穿，是我們的貧任沒搞到。」[illegible]同志過去在村裏工作，一見痛苦老百姓來找他，他就厭煩的說：「嚈！又是沒吃的來了！」李實根貧農說：「秋季還不是你們，到沒吃的也是你們。」對貧苦羣衆的生活漠不關心。胡環章同志提痛心的檢討他一件使對不起羣衆的事：四年前有河曲一戶移民，窮得家裏四口人都沒穿的，夜間也吃不上，出門就把門上鎖，的一塊幾片園土，因爲想分得一點鬥爭果實，所以他很積極參加鬥爭會，但大家都把他當玩笑，每次開鬥爭會都把他推在前面殺綫子。後來因沒吃沒穿就死了，我們也不管，鬥爭果實也沒分給他。幹部真正認識了，從檢討後去只是口頭上說過，羣衆麻痺，實際上[illegible]

汾陽閻軍紛紛逃亡

（新華社呂梁二十四日電）孝義、文水兩縣解放後，汾陽城閻軍已成孤立。每到入夜，四門緊閉，悲觀失望、畏懼的情緒，已籠罩在每個閻軍士兵的心頭。在睡覺的時候，都嘆氣的說：「閻錫山完了，咱們也該想個辦法了。」某村在去年六月被抓去的六個民兵，就在上月中旬的某天夜裏越牆跑回五個；另一個村被抓去的二三十個老百姓，也逃跑了三分之二，現在從汾陽城裏逃出來的，時有所聞。汾陽閻軍爲防止逃跑，對於解放區的羣衆多方加以監視，過去出操給槍，現在出操也不給槍，有時乾脆連閻也不要他們站了。但無論如何，閻軍總挽不回他整個失敗的命運，有些老兵在廁所裏相招解放區的羣衆，便打着招呼說：「喂，朋友！你們出去了，可不要忘記了我們」。（谷曼）

岢嵐紡織 大量推廣土機

（本報訊）岢嵐紡織工作已確定今後大量發展土機，上月水峪貫行政村檢查紡織中，因快機揚紗太多，一家織不起，幾家搞在一起，紗有時堆積不問，因此家的也懶得紡。因此羣也不肯再紡好紗，降低工紗的質量，加以快機織的慢，顏色也不好，布織單，工人技術不高，市[illegible]。因此羣衆多不歡迎。現縣府已決定從貿款中撥五千二百萬本幣作紡織貸款，幫助全縣貧苦婦女，解決土機、紡車、棉花的困難。現正趕造二百架土機，並在城關開一處土機訓練班，各區現有的快機訓練班中，也要附設訓練土機人才。首先照顧貧苦烈、抗屬及貧苦婦女，決定貧苦婦女，學會技術後，便貸給成架代價的，送給土機一架。現水峪已開展土機訓練班已開始，拉起兩架土機，從保德請來一個技術工人，有十八個貧苦婦女，開始學用土機織布。（李微、安流）

對羣衆是犯罪的事[illegible]大家決心在今後工作中轉變過去的作風，李全臨同志說：「過去做工作，只是叫上級說好，一如强迫組織變工，一風夜便組織起百分之九十六，羣衆[illegible]了很多工，根本不管，以後一切工作都要爲羣衆打算才好。今年我願意家出兩條牛，本縣組好，租給基本羣衆。」（李志榮）

榮譽軍人劉漢元 勤勞生產娶親成家

（岢嵐訊）二區石家會村榮譽軍人劉漢元同志，四二年復員後，即積極生產。平時處人和藹，與羣衆村幹部關係都很好。在羣衆幹部幫助之下，先後得地二十四垧（內好坪地就有十九垧半）、一眼窰、三間房、一條牛，但有險一部。劉同志生產搞大後，爲到自己一手人，就要有一個伴侶。村主任呂三元同志了解他這一點，和榮譽軍人李巡榮商量，介紹本村寡婦張氏成婚，同意後，即去和女方說合，該婦滿心歡喜的說：「老劉人家好勞動，人品又好，又是榮譽軍人，咱滿意。」正月二十一日舉行了結婚典禮。縣政府曾借給他三百斤，羣衆借給糧食一石，甲幣助米、粉麵，變織女子帶、掃帚、[illegible]。結婚那天，村中一班吹鼓手自動給吹打，縣政府派人贈送[illegible]，羣衆很多都給他賀喜。劉漢元感動地說：「政府、羣衆這樣待我，我倘光榮，只有今後努力生產才能對得起大家。」（江蘭）

六分區某部民運組 幫助某村土地改革

（新華社晉綏二十四日電）六分區地方武裝某部民運組，深入忻縣某村，幫助發動羣衆，解決土地問題。該村去年九月間曾進行過清算鬥爭，因農會秘書賈三珠等營私舞弊，致使果實分配不公，和幾個地主富農所有的土地不少，二流子多分了一半的土地，但也抽不約，某部特派張耕謝同志到該村去幫助工作，經四同志了解情況，先發動和幫助民兵搞好關係，開始發動羣衆，以爲他們是擴兵的，顧慮民兵勞動，才[illegible]切了與羣衆的關係，瞭解情況，一步調查了上次清算情況，依同區農會主任，發動羣衆清算了五家地主，經過羣衆討論重新分配果實，撤了舊的，立了新約，改選農會。（劉嶽璧、王明浩）

簡訊

寧縣公安局幹部警士爭相參軍，排長會議首先報名，排長楊戰鬥英雄社煥才也報名參軍。全體軍人編爲一個中隊，已赴前方。（綠豪韜）

交城白草莊、市莊

糾正侵犯中農利益 沒有發動與通過群衆

（交城訊）白草莊三戶中農，因貪污被鬥爭了一次，其中閻貨勳等住貪污實了地和牛。這次幹部糾正時，未經大家很好討論，大家了解爲什麼要糾正，只是村幹部命令往出退東西，結果羣衆之間不團結，都對幹部表示不滿。市莊中農李五鬼，在過去羣衆運動中，會因新債貪污使生產受到影響，這次糾正時，羣衆也完全不知道，只由村幹部賠了五畝地就算了事。對以上偏向除進行糾正外，並爲了教育區村幹部，根據上級使大家認識錯誤，糾正不單純是退東西，同時必須提高羣衆的階級覺悟。（芳蓉）

搶天嶺上的「運輸隊」

一個最大的遺憾

一月廿日，在清河十坡牛斿嶺與郭長楷團一個團的戰鬥中，我騎兵一個連，就活捉偽大一百廿三人，繳獲短槍八十三支、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一個。可是戰士們至今一說起來，提起總是最大遺憾的，就是沒有把苦害清河人民的郭長清捉住。自我軍於一月三日二次收復搶水河之後，[illegible]明知只以郭鵬部爲犯清河，他對這非帥作我嫡系部隊，即嚴令寄進攻清河，郭長清只得率領殘部搖竄於清河的搶天嶺一帶，又[illegible]我軍東面，夜夜都[illegible]

原徐奚的空槍

[illegible]冷護受創，平原裏某騎兵八團某部連隊的[illegible]。

一月卅日拂曉，我軍與偵察門跑過嶺上的敵騎兵打響後，我另一部騎兵已順著路下去，攔到敵步兵佔領的那個山包之後，我偵時向這敵陣，同時吆喝「繳槍不殺！」頃刻除人，就都從那上滾下來，但在一邊，又把子彈如手榴彈丟下，除了四五個俘子[illegible]，其餘都當了俘虜。[illegible]人，顧着山梁[illegible]，[illegible]在前邊的[illegible]。

[illegible]二個看見兩個敵人，向大兩逃出去了，他舉起槍來打了一梭子彈，跑到洞口擋住，正要往洞裏往出跑的大股敵人，相距不過二三十步，他命令：「把槍擲下。」敵人[illegible]了一陣：「住[illegible]」，共實[illegible]的子彈都打完了，而對着大股敵人，又不允許他有[illegible]。[illegible]在一起，[illegible]。

俘虜一個排長

排長原本看準敵人在小灣裏躲下，郭宗多步槍搶，還有機關槍等，要我們在那裏的四個人，無論如何不走的。[illegible]：「把槍放下，子彈留下，[illegible]。」[illegible]五十多條步槍、三挺機槍、一個擲彈筒、兩支運輸，大批美國子彈。

邊區雜聞

王當世變了

岢嵐前油家溝抗屬王當世，在土地改革以前，差不多天天都得跑一趟村公所，要他兒子回來。但是土地改革以後，他就變了。他分到了十垧好山地、一條牛，還有半個布、一斤花，吃穿困難都解決了。他非常得意。正月裏，跑到部隊上找見了他的兒，看他的兒說：「你可要好好打蔣頑呀！如不安心工作，就對不起新政權了。」（沈）

[illegible]的抗屬[illegible]

岢嵐大巨會抗屬陵成厚，翻了身以後，就跟部隊在正月初八，給他兒娶媳婦，他兒子聽到了這個消息，在臘月二十五日就請了假回家，老漢生氣的說：「誰叫你這麼早就跑回來，政府幫助咱翻了身，才能給你娶媳婦，你這樣早回來，誤伍上的事，不是就誤下了。」兒子聽了父親的話，第二天就趕回部隊，一直到正月初六，才又回了家，全家高高興興的辦了這件喜事。（旅）

韓炮兒黑夜追賊

代縣下莊村基幹民兵隊長韓炮兒，一月六日深夜，下冬學回家，看見路上有人行走，他喊問時，那個人轉頭急跑，他想其中有問題，即往追趕，並心生一計，說：「你要不站住，我就拿手榴彈打你了（實則手無寸鐵）。」賊人害怕，棄驢而竄，韓把驢子牽回，由村長下通知，誰丟了驢子，前來認領。（鎮屏）

叛變人民難逃懲罰
偉大的人民正義力量一定勝利
陳毅軍長對郝逆鵬舉的談話

（新華社山東二十三日電）背叛人民的郝逆鵬舉，於二月十三日被押解至臨沂附近某村，要求請見新四軍軍長陳毅將軍，陳軍長仍以寬大態度，賜予接見。記者在旁參加，茲將談話經過報導如下：

郝鵬舉見着陳軍長，即說：「萬分對不起人民，對不起軍長，今天能見軍長一面，雖死無憾，不知軍長能原諒我嗎？」

陳軍長答：「請坐下慢慢談。」郝此時手足無所措，慚愧交集，眼淚奪眶而出。

陳軍長問：「你到過徐州見着陳誠嗎？」

郝：「到過徐州，見着陳誠，只談了兩小時。」

陳：「你見着蔣介石嗎？」

郝：「沒有。」

陳：「你與陳誠談什麼？」

郝：「談戰局，薛岳亦在座。」

陳：「陳、薛（按即指陳誠、薛岳）對戰局的意見怎樣？」

郝：「陳誠說，山東會戰是國軍成敗關鍵，要我郝部參加。」

陳：「他們有信心嗎？」

郝：「我看他們信心是不夠的，因為他們採取穩扎穩打的辦法，各路部隊均怕側翼暴露和後路被切斷，且半年來失敗太多，故均無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佔了臨沂，仍不能解決問題。」

陳：「難道要你出任魯南綏靖司令，你尚有信心了？」

郝長嘆氣：「陳誠向我說，四十二集團軍番號僅係一個號召，因為國軍戰區及集團軍番號均已取消，要我以後只用魯南綏靖分區司令的名義指揮，我便知道上了當，不過是要我以一個孤弱部隊死在魯南。我要求發調餉，他們不答應，我不便多提。」

陳：「陳、薛對你們部隊的補充如何了？」

郝又長嘆氣，回答：「我二十九當天（按係一月二十九日，郝叛變後第三天）由徐州經海州返部後，接到命令：一、部隊不准進駐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白塔埠，並擔任「進剿」任務；三、部隊未領到經費，僅由段茂霖（按係蔣五十七師師長，現率領四旅駐海州地區）暫借一部份，又不夠用，且取款手續太繁，領不到款項，改領軍米，又論包不論斤，實際每包一百三四十斤，但仍照二百斤算，所以部隊吃不飽，抽烟、××更談不到，想起解放區衣食無顧慮，樣樣滿足，領款手續簡便，且××新四軍中及八路軍部隊為更好，比之國民黨特務，眞是天壤之別。（電碼缺十餘字）到二月六日晚發生情況時（按即人民解放軍討伐郝逆時），便迅速放下武器。諸葛亮所說攻心為上的戰略，我這一回算是親身領受。」

陳：「郝鳴，為甚麼你要投蔣呢？」

郝恨嘆氣：「一由於我立場不穩，上了蔣介石政治誘惑的當。」

陳：「你說是被騙投蔣，為何又槍殺我派去的幾名聯絡人員，為什麼不完全送回？」

郝：「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數壞份子的劫持，企圖以此向蔣、陳報功。這是我的罪過，我不能約束部下。當投蔣前幾日，我已受良心責備，十分痛苦，眞如古人所說，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總之，一切由我負責，政治上已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軍長給我任何處分，我都接受。」

陳軍長態度很溫和：「你講完了你的意見，我在這裏可以告訴你幾點：第一，去年六月以前，我們是想以民主自覺的原則，說服你們接受八路軍、新四軍經驗，把你們這一支舊式部隊改造成為一支眞正能為人民服務的武裝。無奈百般說服勸導，你們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六月以後，蔣介石大舉進攻解放區，逆謀已露，自衛已不可避免，我知道你們部隊改造已無希望。中共中央來電，要我對你們的部隊採取一貫的寬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強迫改造，我為了忠實執行中共中央對起義部隊「來則歡迎去則歡送」的民主自願的政策，故把你們部隊由解放區中心區調到東海邊境。這你很明白，是讓你們自己選擇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決你們，或者要保留你們，是毫不困難的。讓你們開到邊境，且於開到邊境之後，各種待遇不變，無非希望你們覺悟，向服務人民方面轉變，這個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優容，公正無私。到今天，我想你們部隊中任何人不能否認這一點。」

郝頻頻點首說：「無論是解放區黨政軍民，無論是中共中央和軍長個人，一貫對我們是愛護的，這是事實。」

陳：「那麼為甚麼你投蔣後，說：「中共藐視你們很厲害」，又說我方無控制能力，故你們能安全投蔣，這是甚麼意思了？」

郝：「那是中央社廣播的謠言。」

陳：「到了去年九月兩淮失守前後，蔣、薛與你們的勾結，我屢有所聞，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寫信，又用電報屢次勸告你們不要喪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對於你們更是萬分優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一月中，你們擅自將部隊附蔣，開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們與蔣薛的陰謀又起，我又立即勸告你們，應站在人民方面，方有出路，投蔣不過為蔣介石增加一個獨裁的犧牲品，你們仍不覺悟，我知道已無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們不公開投蔣，我絕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們最後竟趨死路，公開背叛人民，公開投降人民公敵蔣介石。……於解放區並無甚麼損失，故我們並不重視你投蔣的事。但是即使到這個時候，我仍然在你投蔣後一分鐘下了一道警告給你，要你們部隊迅速離開內戰戰場，不向解放區進攻，但你們繼續進攻，硬不聽話，才於二月初即參加前線，一晝夜即捉你過來。我在這裏明白告訴你：我對於你們拖走部隊，定可迅速解決，是許定了歸案，對於你拖走後如敢反噬，是早料定了的。但我又可以告訴你，對於你們拖走部隊時竟捕殺我派去的聯絡人員，則出乎我之意料，因為我不料你們之無良竟到了這種地步！」

郝俯首點頭，但足嘆息，作答：「對於臨走捉殺軍長派來聯絡員一事，完全是責任歸行為部下，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幹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該萬死。」

陳：「從你叛變到被俘前後僅十一日，這證明了幹民主事業的，需要有為人民服務的自我犧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機取巧的必遭身敗名裂，最後難逃人民的懲罰，你就是一個投機取巧的示範，這是第一。又證明了一支舊式的軍閥部隊，不經過徹底改造，絕不能擔負偉大的民主鬥爭任務，這是第二。又從事實上證明，從美帝國主義到蔣介石，到陳誠薛岳等人慘敗之餘，轉而求之於你，郝鵬舉去參加，你們的關係太腹惡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擊。又證明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基於正義和愛國自衛，故名正言順，力量偉大，一出手，你們就紛紛落馬，這是第三。以上這些教訓，對於任何人都有用處，恐怕對美蔣及你作用最大。」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應由人民處理，凡能夠保全能夠寬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慮。不過你作的事太壞，太對不起人民，太違反人情，再次背叛國家民族，罪惡實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寬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後方去，聽候發落好了。」

陳軍長談話至此，即令退，郝俯首辭出，連呼：「一切由我負責，我太對不起人民，對不起中共，對不起軍長。……」（作者張劍）

魯中十萬人民
破擊七晝夜縱橫數百里

（新華社山東二十四日電）博山、萊蕪等地十萬人民，自上月十六日起，進行連續七晝夜的大破擊戰，將縱橫數百里的章邱至萊蕪、新泰至博山所有蔣軍後方補給運輸綫，徹底破壞，使蔣軍進攻魯南北綫的軍事運輸遭到極大困難。博山地方武裝十日來，迫使盤踞西石×蔣軍撤走，將其所築大小七十三座工事全部摧毀，並拆除橋樑一座。淄川人民武裝九日襲擊博山西四十里之西河蔣軍據點，斃俘蔣軍十六人。

膠東我軍收復掖縣
蘇中我軍收復七據點殲敵五百

（新華社山東二十四日電）膠東八路軍十八日收復掖縣，長期叫囂進攻龍口、烟台之蔣軍棄城西逃。蔣軍自大舉進攻魯南、魯中以來，即先後將侵踞掖縣地區之第八軍、暫編第一師及一零三師西調，僅餘該軍之一八六師孤守掖城，膠東八路軍配合地方武裝，對其進逼圍困，蔣軍終於十八日棄城逃竄。

（新華社華中二十四日電）蘇中如皋地區新四軍某部於本月十五、十六兩日攻克杜家堡至姚茶一綫蔣軍新佔據點角斜、陳家莊、老新閘、復興橋、王家碼頭等七處，消滅蔣軍四十九師七十九旅二三七團所屬三個連又三個排之全部，計斃傷該一二兩營營長以下二百四十餘人，俘上尉連長以下二百六十餘人，繳獲其全部武器及子彈兩萬餘發。又新四軍靖江子弟兵團，十三日於沿江地區伏擊蔣軍第四師一部，斃傷俘蔣軍七十餘。

京滬報紙公認
蔣介石的緊急措施
無法挽救經濟危機
可是逼得人民更難活命了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南京十八日訊：十六日蔣介石發表「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後，京滬民間的甚至半官方的報紙，均認此舉無法挽救危機。滬文滙報評稱：這方案已將整個國家人民經濟生活置於統制下，其目的是為了內戰，但內戰不停，任你採的什麼緊急措施，都無法挽救危機。黃金與美鈔將轉入地下市場，物價管制證據抗戰八年的經驗，是不可能的，可是公教人員與工資勞動者的收入，是被統制了，人民更難活命了。南京新民報稱：財政經濟弄到今天的地步，全是因為內戰，它使財政赤字有如天文數字，稍有收入，轉瞬即耗于內戰。

上海大公報亦稱：此次震撼起於「法幣」價值的不斷低落，內戰不息，「法幣」發行額無法收縮，則任何辦法都是徒然。並稱：就禁止黃金買賣，廢止二月六日命令（按即進口加稅百分之五十及出口貼補百分之百）與調整外滙率，只見政府的手忙足亂，及當局的無可掩飾的失敗。嚴止黃金買賣，等於說中央銀行已沒有黃金，少了一件吸收通貨膨脹的工具，今後通貨將更膨脹，是一失敗。二月六日命令變相調整滙率金鈔，百物大漲特漲，美國也抗議，兩面挨耳光，於是而朝令夕改，是二失敗。滙率調整為一萬二，簡直是向黑市投降，是三失敗。該報稱：增稅是易說難做的。「國」營事業售賣，要「預防」豪門資本侵佔。物價管制之難收效，可以想像。至自由申報外滙，則只怕多是豪門資本，或竟無人執行，或執行而以套無實據回報，那就落空了。但以上所云，還都是技術問題，根本問題還在停戰。大公報描寫現在的情形，為「第二次的風潮正在醞釀中。」

甚至「CC」派的南京大剛報，亦指出這方案可能暫時發生一點效果，但對解決民族工商業問題等等，則「不能存過分希望」，且內戰造成的赤字亦將無法彌縫，稅收在貪污滿天下時，也不能增加收入，整個的法令亦將變質。中國（按指蔣管區）從來的作風，就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執法者毀法，是無可救的。

日寇戰犯岡村
仍受獨夫包庇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南京新民晚報十五日消息：駐在南京為蔣介石「工作」之日本侵華頭子岡村寧次，仍將繼續留京。國民黨官方否認彼將被遣返之消息，據稱彼之「聯絡工作尚未完成」。

蔣政府決定徵新稅

二月九日津大公報載：蔣政府已決定增徵「綜合所得稅」，以每戶為單位，每戶全年中扣除家庭在活「必須費用」及每戶繳納各類分類所得稅後，其餘額所得如超過六十萬元者，即行課徵稅率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十。

民主聯軍在通化東北
活捉進犯蔣軍兩千餘

（新華社東北廿四日電）進犯安東的臨江地區之蔣軍主力繼受重創，又一個團及一個工兵營被殲。此次（第三次）進犯蔣軍，集結五十二軍、新六軍、七十一軍及六十軍各一部，自西面、西南、西北分四路作弧形推攻，其七十一軍九十一師十八日自通化北之三源浦東犯，民主聯軍於廿二日晨在通化東北之東西高麗城子一帶，殲滅其二七二團及師直屬工兵營全部，生俘兩千餘人。進犯臨江地區南線之蔣軍五十二軍第二師先頭部隊，廿一日晨企圖迂迴小荒溝以南民主聯軍陣地未逞，被殲滅一部，生俘二百餘人，其新六軍廿六師仍被民主聯軍阻擊於通化以南之相木橋子一帶。自西北推犯之蔣軍六十軍暫廿一師，於十七日夜被民主聯軍消滅一個團，生俘一千三百餘人（已見前電），敵退後，敵日來未敢蠢動。總計蔣軍自十六日發動攻勢，迄今一週來，已損失三千餘人，四路均無任何進展。

關於黨的政策與幹部問題

——季米特洛夫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保國工人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詞

男女同志們：

作爲一個工人階級的黨，馬克斯主義者們認爲我們與其他政黨有着本質上的區別。有些政黨在某一時期存在的，他們是爲了實現某種目的而成立的，一旦目的實現，即行消失。我們的黨不像那樣。可以說：它是一個歷史性的黨，它在鬥爭中生長，並在不斷的鬥爭中發展和壯大起來。

從它的開始直到今天，我們黨五十年（編者：原文如此）來，未中斷地存在着。它必須繼續存在而且將繼續存在，直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完全實現的歷史時期爲止，自然，那時每一個政黨都變成多餘的了。

在未到那個時期之前，黨必須能夠担負它在每一個社會發展階段所面臨的任務。當共產主義獲勝利的時候，黨將與國家合爲一體，而國家則與共產主義社會合爲一體；於是，黨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

正因爲我們黨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和這樣一種任務，它在內部組織上，在紀律和思想水平上就必然與其他暫時性的政黨有所不同。除此以外，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們黨自九月九日以來，已變成一個羣衆性的大黨，以適應我們保加利亞的情况。有許多新人參加了黨，有工人、農民、小商人、知識份子、科學家和藝術家。

我們黨已從人民中接受了許多忠誠可敬的份子。但是，同時大家都知道：作爲一個領導的黨，我們獲得了九月九日以前所不能獲得的吸引力。

在九月九日以前，那些是黨員的人都是要準備犧牲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個人便利以至他們的生命的。九月九日以後，有些以偶然的機會入黨的份子加入了黨，也有與黨背道而馳的份子加入了黨，在這些人中，有因爲他們過去的活動而來尋求庇護、以防某種不利的，另有因關心他們的個人利益而來的，爲尋求地位、使他們可以利用這地位爲自己謀利及爲他們的親朋戚友謀利而來的。這些人甚至自稱爲最熱情的「同志」——共產黨員。

我們必須公開地說：在我們有四十餘萬黨員的黨中，也有不配廁身其中的份子，有些份子因與我們背道而馳及有害並可能損害我黨聲譽，而必須予以清除。

如果我們想要黨是一個具有歷史使命的黨，如果我們想要我們黨存在下去，並在忠誠爲人民服務中獲得成功，如果我們想要共產主義完全勝利，那麼，我們隊伍中就不能有醉心利祿者插足的餘地；就不能有爲了個人利益而玩弄權力的人立足的餘地。必不可有貪污腐化和任何可能損害我黨聲譽的東西。

男女同志們，在這裏嚴格性是不可少的——無情的嚴格。

這樣，對於我們黨不致有壞處而只能有好處。譬如我們不是有四十五萬黨員吧？譬如我們只有四十萬黨員吧，但這四十萬應是民族事業的可敬的優秀戰士。這些爲祖國陣線事業及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的四十萬可敬的戰士，就能夠領導保加利亞成千百萬男女進入將來。

黨也必須有一個鐵的——自覺和自願的，但仍然是鐵的紀律，而這個紀律是以而且必須以我們的一致性、我們的共同任務和目的、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爲基礎。

如果我們黨要去完成它的歷史任務，這種一致性和紀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發生了這一問題：個人的願望、利益和想頭不能高於黨的任務和目的。凡屬是我們（無論任何職位）中的個人的東西，必須服從於黨和人民的利益。

從這一問題又發生了另一問題：在我們黨組織中及整個黨內，在任何小集團或宗派，任何敵對的反黨派都不能有存在的餘地。

當這種派別出現時，必須無情清除之。必要時必須使用黨的手術刀。對於黨內各種企圖瓦解黨的隊伍、破壞黨的紀律或宣傳異己階級的，敵對的觀點和影響的份子，不應該存在任何忍耐和寬容的態度。同志們，鑒於許多黨員是新同志，他們不很熟悉黨的歷史，他們還沒有完全同化於我黨的祖國陣線路綫，他們可能遭受黨外煽動和挑撥的影響，而成爲挑撥份子和我們敵人的代理人的犧牲品，這一點就更加重要。

我們的敵人不能從外部以正面進攻來破壞我們的黨，因爲黨的基礎固若磐石。可是，他們正試圖以各種各樣的口號和煽動詞句來迷惑我們黨的個別黨員，把混亂帶入黨的隊伍，而從內部來削弱黨的紀律和思想的、政治的統一。

我們必須注意黨內這種份子。對於瓦解黨和破壞黨的份子必須採取無情的行動。在像我們這樣的戰鬥的黨內，不能有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及類似的有害份子存在的餘地。

黨的統一、紀律及戰鬥能力首先依靠兩個因素：第一，黨的幹部；第二，對黨的路綫及其前進，我們正確而一貫的、我們爲何而戰及作爲一個黨和一個人民我們願望達到的是什麼之正確認識。

關於黨的幹部，我們常常聽說「老的」和「新的」幹部的說法。老的和新的，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見解。黨有幾種類型的幹部：我們可以說有四種基本類型的幹部，但是在他們的每一種中都有老的和新的。有一種類型的幹部是這種幹部——老的和新的都有——他們在九月九日以前參加了黨，有的甚至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參加了黨，另一些較遲些，但他們全都是一貫在黨內的，「直到九月九日，而且他們在黨內積極地反法西斯主義，並參加九月九日的歷史性工作，並在九月九日以後，不斷地、可敬地、忠誠地繼續爲黨服務。這是第一類型。

第二類型——也有老的和新的在內——這些人：他們在九月九日以前，有些自一九二三年以來，另一些較遲，但不是從黨的積極戰士，一向留在黨外，但是依其力量與機會在城鄉中幫助黨的工作。這些是可敬的、忠實的人們，但他們不是英雄；他們不能參加游擊隊，而且不準備走進中央監獄或集中營。他們留在黨外，但誠摯地幫助黨，默默地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幫助黨，隱藏我們秘密工作同志、幫助各種各樣的戰士等。這是第二類。

也還有一種特殊類型的黨幹部，老的和新的，他們在法西斯統治期間一直至九月九日以前脫離了黨，情緒消極，留在黨外，並且考慮他們個人的利益（有些是教師、許多是官吏等），但他們並未採取敵視黨的態度，並未走到敵人方面去，也並未幫助法西斯主義者。那是我黨底幹部中的第三類型。

[illegible]幹部——老的和新的都有的。這些是九月九日以後才出現的和不斷湧現的。九月九日以後政治活動的環境不同於從前了，而且到處[illegible]他們在羣衆團體中、社會團體中的政治活動，並在國家機關中、在祖國陣綫中等湧現成爲黨的新幹部底時候，那就是黨的幹部中底第四類型。

這就是我們黨的幹部的四個基本類型。

黨關心把這一切類型的幹部合理地使用於黨的活動中，以鞏固和加強黨的組織、社會團體及祖國陣綫。因此，各地黨的領袖必須密切注意這四種類型中所有的一切份子，務使我們正確地把這四類幹部合併成一體，合併到黨的組織中。我們黨的統一、紀律和戰鬥質量上有賴於此。

可是，黨不能對四類幹部採取同一態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有區別。中央、省和縣的黨的領導集團必須首先由第一類型的幹部組成，第一類型的幹部是黨的骨幹。這些就是對黨的正確指導和對黨的羣衆底教育提供最良好和最完善的保障底黨員。這之後才是第二類型的人們，他們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曾經幫助過黨。

人們不得不對第三類型的幹部採取某種保留態度。這一類包含着沒有幫助過黨，但也沒有走到敵人那邊的人們。有一個長時期，在某些場合中長到二十年，他們脫離了政治生活、脫離了黨的鬥爭。因此，這一類幹部落後了，在政治和思想上。他們現在不能作在黨內擔任領導職位之用。他們必須補償了他們所遺落了的東西以後，才能要求在黨的計劃上作決定性的參預。

這一類型幹部在國家機構、社會團體中能夠而且將是有用的，不過只有在黨的指導下才行。由於他們的智能，這一類型的人們（他們是醫師、學生、工程師及其他專家）只要服從黨和黨的領袖底指示，而且他們服從嚴格的黨紀，將是有用的。在這一類型中，有些我們的同志精神上感覺苦痛。他們中間有些在一九二三年以前任各級組織領導人，在某些甚至直至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是中央委員、國會議員、市議員，而現在當他們在自由的政治氣氛中重新出現時，他們看到他們並未佔有實際應該在黨、國家和市政機關中佔有的領導地位。這些同志必須知道：[illegible]必須終止之。[illegible]他們下定決心，[illegible]如果他們服從黨的紀律，他們才能佔有黨的生活中的領導地位與社會生活中的負責地位。另一方面，黨必須在各方面幫助他們，使他們能夠快補償他們在過去所遺落的東西。

在這裏，我們必須說：在某些人中間常常進行一種對這些類型幹部的不正確態度。有些黨的領導人說：「我們還存[illegible]，我們在犧牲，而他們卻在家苟全自己的生命，撿便宜了，他們只記得現在他們卻想做領袖、省長、縣長或黨的省領導人了」，那還能忍受了——甚至對他們採取某種激烈的態度。這種態度是不利於黨的，必須終止之。相反的，爲了黨和祖國陣綫的事業而充分與適當地利用他們的智識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第四類幹部，他們必須刻苦地精通黨九月九日以前那時期的經驗，並熟悉黨的理論之基本原理。他們必須特別注意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水平，藉以變成堅強的黨員。

我們全體，從我們黨的最後一個黨員，必須學會領導藝術。從前我們不是一個領導黨而是一個反對黨。我們不斷向他們進行批評和鬥爭，除了一九二三年時，我們在某些市政機關中從事統治工作外，我們未曾做過統治工作。

在九月九日以後，我們才以領導黨的資格在[illegible]的經驗。這種經驗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幹部，不論他們是在那個崗位上的，黨的幹部必須學習。他們必須學會在祖國陣綫中與我們的同盟者共同管理和建設國家，並學會與他們共同工作。在我們與我們的同盟者間有任何種類的競賽的地方，我們必須能供給最優良的專家。這樣，我們的幹部就會經常居於前茅，並證實他們所具有的信心是正確的。那就是工作、知識與技能爲什麼至爲重要的原因。

必不可有任何自滿與自誇。我們必不可安於我們的成就，而必須學會不疲倦地工作。如果某人是個工程師，他必須使自己精益求精；如果他是一個行政官員，他必須增加他的智能和能力；如果他是一個教員，他必須同樣增加他的資望能力；如果他是一個黨的工作者，那就更要如此。

無論我們處於那種崗位上，我們必須不疲倦地學習，因爲：如果我們沒有這種知識來管理和建設民主的保加利亞，那我們將不能保證使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有進步和更光明的前途。

我深信：會議對這些幹部與他們的教育問題將注意，並加以討論。但我願在這裏指出我們的馬列主義教育，不幸，在我們黨卻頗少談到他們。[illegible]必須與實踐、與創造性工作和實際工作的活動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有害的。在我們的實際工作與我們的理論學說之間，必須協調，我們必不可以爲我們的知識已經足夠了。每一個人總是學無止境的。我們必須在實踐過程中學習，用九月九日以來我們已學到的同一方法——在對敵鬥爭過程中，在集中營和游擊隊中學習。現在，我們必須在建設和創造工作進程中學習。

黨的統一、戰鬥能力和紀律所依恃的第二個因素，是對於我們的路綫和政策的正確估計。

我們常常聽見某些意見（他們總是挑撥性的意見，但卻對我們某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同志發生不良影響）說：我們黨是祖國陣綫中的主力，已經變成一個普通的民主派，它已放棄了社會主義；而且據說在實踐祖國陣綫綱領的鬥爭、工作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之間是有矛盾的。

我們必須清除這種說法。只要我們某些同志中對這些基本問題有任何猶疑，他們便不能以全部精力與熱情爲黨或爲祖國陣綫共同的大民的工作而工作。

具體地說，在這一社會發展階段，亦即在祖國陣綫時代，我們的政策是什麼呢？我們的政策可簡單地概括如下：

從我們黨（作爲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的黨）的觀點說來，在現在和將來，我們的政策法完全實現祖國陣綫綱領及創造那將使我國從民主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總之，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國的前途總是要產生社會主義的。

可是現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與沙皇俄國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年時所進行的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不同。那時，推翻沙皇主義是至爲重要的，而無產階級專政對過渡到社會主義也至關重要。自那時以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時間已經經過三十年，而且將爲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已經變成偉大的世界強國了。

在愛國戰爭中，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表現了偉大的生命力，而且對於打敗法西斯以拯救歐洲文化的勝利，作了極偉大的貢獻。正是在戰爭時期中，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之威力與優越性獲得了光輝的證實。這一事實已經而且仍將對國際情勢的各個方面發生極巨大的影響。

由於戰爭的結果及在蘇聯偉大工作的影響下，許多國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南斯拉夫、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就是如此。在這些國家[illegible]正在進行中。（明天續完）